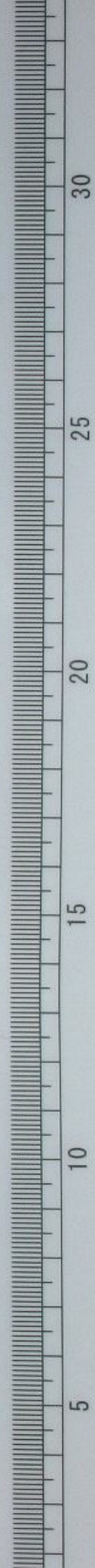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
大學

113
863
2



13
863
2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

陸大觀其偉

丹陽吳荃孫右彙輯

受業門人丁 燧子謙全校

談象聽桓譽

大學

聽訟章全旨

此釋本末也通章重一使字聽訟句輕知本意全在使無訟上見聽訟二句引夫子之言無情二句釋夫子之言無情不得盡辭此民德新而無訟也大畏民志是已德明而有以使民無訟也此謂知本此字指去子使無訟之言夫子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使無訟為難可見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經文所云物有本末於此可見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

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黎序經文所云物有本末蓋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其義何以見之夫子嘗有言曰民有爭而訟于我我為之判其是非曲直謂之聽訟是聽訟初非難事我亦可以猶夫入也必也使民曲直相忘自然無有爭訟乃為可貴乎夫子之言如此自我思之人之爭訟太底不由情實而逞其虛誕之辭今夫子曰無訟是凡民無情實者良心難昧自不得盡其虛誕之辭此民德之既新而然也而所以使之無訟者由我之明德既明則德威之畏甚于刑威自然有以大畏民之心志使之化偽為誠無復以虛詞相爭者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是無訟者民德之新所以使之無訟者已德之明也已德既明然後可使民無訟則民德為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為末而在所當後矣此孔子使民無訟之言所謂知明德為新民之本而先之不徒求之新民之末也經言物有本末不即此可見哉

析講此章釋本末所該者廣獨言訟者乃因引聖言之故而舉一以例其餘也說及明新則不必拘于言訟矣然爭訟無

而大和致亦自是治平景象使字有潛孚默化意非刑法驅攝之謂情與偽對無情句莫作聽訟時說是先一層語見得天下之人同此明德無情爭訟者不過心為物蔽所以如此聖人明己德以新之則本心餘還天理自見惟見聞爭之可耻而愧悔不暇縱有誕慢無足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已是化為有寔了不是仍舊無情但有所翻而不得盡也盡字亦不必泥只作逞字看不是只說八九分不十分說盡○刑威之畏畏于外而小也德威之畏畏于志而大也志字重看方見得明德所使東陽許氏曰本即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得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復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章句聖人泛說此字指孔子使無訟之言劉上玉曰此謂句仍說是孔子知本而註中觀于此言二句在此謂句下以補足釋本末意若既以此字屬孔子言而又以謂知本屬觀于此言者文法殊覺不順聽訟二句與論語詞同而旨異論語以聽訟無訟分本末此以明德新民分本末全在無訟與使無訟上分別耳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聯文此特其結語耳

夫明德為新民之本則國家天下皆本於身齊治平皆本此身而出今既知本之所在則必誠其意必正其心必修其身而齊治平一以貫之矣格致之功孰有加于此故曰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五章全旨

言欲二句釋致知在格物之義人心六句推格物致知之由是以六句言格物致知之功至於用力四句言格物致知之效末二句總結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參或問直解朱子謂右傳之五章蓋曾子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已亡失矣然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致知又大學最初用功處此不可缺者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吾人欲推極吾心之知識使無一毫不明在隨事隨物而窮究其理使其無一處不到可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心之本體至虛至靈皆有个本然之良知而天下之萬事萬物又皆有个當然與所以然之道理知在心而寔周于物理在物而寔具于心人惟氣拘物蔽

于事物之理有未逐一以窮究故其心上之知識有所闕畧而不盡也所以大學始教入必使學者舉凡天下事物之理無小無大莫不因其本心明白處益加窮究因之引申觸類凡理之所當然與理之所以然者無一事之不窮無一毫之不盡務求至乎其極而後已其用力如此由是日積月累至于久後工夫既到忽覺一旦豁然開悟則衆物之理或表而外之總括或裏而內之節自或精而表裏之細微或粗而素裏之淺顯無一之不知而吾心具衆理之全體與應萬事之大用無不明通矣夫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物格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便是知至經文所謂物格而後知至者此之謂也

柳謂卽物如卽事卽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人心之靈卽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理以所當然與所以然看如教如字見格致是大學第一件用工夫處已知之理是良知或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先日知原自有纜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須是因其端而推致之使萬事萬物無一毫不知便是致也○事物上無一件不究就一件內無一毫不究方叫得

至乎其極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究其理此正是用力于格物處表是總統裏則其中之條理也粗者易見精則其曲折細微也表裏各有精粗表裏兼理所當然與所以然看○饒氏曰如爲子必孝是人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爲孝則非一事所能盡如居致其敬養致其樂病致其憂喪致其哀祭致其嚴皆是孝裏面節自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何如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齋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噫噫嚏咳不敢欠伸跛倚寒不敢襲瘡不敢搔之類皆是至敬中節文如此則居敬又是表其中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于外者耳至于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至視無形聽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于無可格左是極處精粗亦然若見表而不窮其裏見粗而不窮其精固非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左是格物○以其具衆理故曰全體以其應萬事故曰大用○此章是夢覺關專屬知所謂明善之要下章專屬

行所謂誠身之本也

所謂誠其意章全旨

此章乃大學一篇極緊要處故說得極痛切首節釋誠意在戒欺求謙而其功在慎獨誠意之方也中二節言小人自欺之弊以見獨之當慎而申明首節意所以為戒也未節著誠意之效而結言之所以為勸也通章關鍵只在慎獨二字慎其獨便是無自欺無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參或問直解大學係誠意于致知之後見得誠夫善惡之分者存乎知而克寔其知善知惡之明者仍存乎意然則經文所謂誠其意者蓋欲人于意念發動之時既見得分曉須是表裏如一而禁止其自欺之心也毋自欺如何惡惡如惡惡臭一般是真惡他而務決去其惡好善如好好色一般是真心好他而求必得其善如此纔是好善惡惡的本心無有虧欠纔得个自己心上十分快活而謂之自慊非有所牽強勉且以為為入之意也然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是意之寔與不寔人不及知而已心所獨知是獨知之地雖若隱微而寔善惡之所由分不可不謹故誠意之君子于此必加謹以審其幾稍涉自欺便就禁止若自慊便加擴充不敢有一毫苟且亦不待發見于聲色事為之際而後用力也夫能謹獨則有慊無欺而意誠矣所謂誠其意者如此析講釋誠意之義只無自欺一句都盡了如惡二句正見得無自欺無自欺便是能自慊非有兩層合來總是釋誠意之義說不得工夫蓋工夫全在慎獨也能慎則自然無自欺而自慊而意無不誠矣○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毋字是着力語即是誠字不可混

四書章句

作致知，蓋致知以平日言，毋自欺，以有事時省察克治言，謂之不欺其知，則可謂之致知，則不可。故大全盧玉溪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缺也。章句知為善，以去惡本，格致說來，寔用其力，而禁止自欺，二句則正解毋自欺也。蓋人不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而不能為善去惡，是暗昧而非自欺也。若致知之後，明知當好，當惡，而不寔用其力，便是自家欺自家。宋子曰：毋自欺，工夫極細，如有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又其甚者，且如為善自家也，知是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的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又有些便，為也不妨的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小寔矣。○如惡，二句只在話中務夫去求，必得上認，蓋惡惡臭，而求必去，好好色，而求必得，此人情之最真者，禁止自欺，如此自無一毫自瞞昧處，此方謂之自謙，此之謂三字，比他處不同，此以用工言，不以成功言，猶言此纔得自己心裏快足，而謂之自謙，蓋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足，自快，如寒則思衣，以自溫，飢則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存疑毋自欺，是為

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申此自欺，此之謂自謙，是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三句只是一句要之，只無自欺一句，便都了。真註毋自欺，四句言用功當如此也，末一句言用功在於此也，中用一故字，接者惟其當如此，是在於此，無兩意也。○朱子曰：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只是要毋自欺，非謂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謙者內外如一，自欺者外然而中不然，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夫欺與謙皆已所獨知，所謂獨也，以其為欺，則分頭處，故曰幾，蓋欲動未動之時也，于此不謙，或有不覺其入于欺，而不寔者，故必慎以審其幾，不待形迹顯著而後知，謹之也，知其寔即加擴充，知其不寔即為禁止，慎獨中有此二意，獨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出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若下節章句謂居獨處之獨，字則以身所獨處言也。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為厲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合參然君子所以必慎其獨者何也試以小人不能慎獨而自欺者觀之小人於閒居獨處之時以為人莫予知任情恣欲以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愧耻之心生而后為厭然消沮閉藏之態於以揜其真實之不善而著其虛假之善彼固以為君子可欺而揜者有益耳不知善非素有惡非本無如何可以矯飾以君子之人視之如洞見其肺肝然夫欲揜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枉費心機則何益矣此謂寔有是惡于中則必形于外亦由一念之不謹以至此耳故君子慎獨之功雖非鑿此而後加而所以慎之必至者則固懲此而益力也

柳謙此及下節只是反覆說透首節必慎其獨意思此條特

舉其甚者以為戒蓋即粗以例精見得不能慎獨者其流弊必至于此正以見君子必謹獨之故也重君子上閒居獨處也對見君子說不見君子時便是閒居與退而省其私私字一般不見夫子時即其私也不限定是一人獨處閒居為不善由于不能謹獨益為不善者身而所以為不善者意也詐善所以揜惡重惡邊人之視己人字即君子輩人為不善是自欺揜者是欺人揜者無益則欺人不得適以成其自欺而已如見肺肝者即顯可以知微由迹可以見心也寔作君子見之說則何益矣方接得緊有說作形容小人心上畏人知的情狀不可從此謂字不拘引成語誠於中承為不善無所不至說來形于外承揜者無益意說來○蒙引云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黃貞父曰誠中形外善惡之不可揜然其意亦主惡者言○如酒人醉客武人軍容飢人菜色飽人脾色總是意之難假獨之必流○不善亦曰誠者蓋小人為不善原非假意也○雲峰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

大學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也

命我曾子平日嘗有言曰幽獨之中人皆以為莫予視莫予指也不知善惡纔萌于意便已昭然難掩即此一念之發已開指視之端莫謂無人看見乃十目之所共視也莫謂無人指摘乃十手之所共指也其不可掩之几必至于此則天下之可畏者孰有過于幽獨之中乎即曾子此言觀之尤見惡之誠中形外而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

析講此引曾子平日之言以明上節之意亦重在君子上註中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引此以明上文獨之當慎非以証小人不可掩也指視二句要說明善惡不可掩之義若用如字意恐于其嚴乎之意反緩了蓋有意則分善惡有善惡則可指視我有可指可視即屬共指共視十目十手只形容指視之多不必拘泥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盧玉溪曰為善于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于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胡

雲峰曰中庸莫見節意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存疑十傳皆曾子之意則小人間居節亦曾子意也乃引曾子之言以明之何與曰上節是為誠意而設此節是平白之言不為誠意而設既述其意復引其言自不相碍○嚴字是凜凜森森之意要說得透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命泰苟能慎獨又豈無其驗乎彼富者足于財則自裕于用而潤屋矣况意誠于內而有德焉則根于心者豈不生于色而潤其身乎蓋有德之人心中心不愧不作自然廣大寬平而其發于四體亦不矜不肆自然從容舒泰所謂德潤身者如此此可見意惟存慊無欺所以積中達外之盛如是也故君子必戒欺求謙而慎獨以誠其意非為效驗而為之正要求至于心廣體胖而不使若小人之誠中形外也有志于誠意者可不知慎獨哉

析講上二節總言誠意在於慎獨此則結言能慎獨以誠意則亦有由中達外之驗而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也此不與惡之誠中形外對說蓋結詞也富潤屋不作喻說只作引起之詞誠意即謂之德者蓋人能誠于好惡則必有善無惡故謂之德也心廣體胖正言潤身之寔要說得貫串蓋心以意之誠也故無愧作而廣體以心之廣也故安舒而胖所謂心無愧作者即意誠而自慊之謂也○三山陳氏曰人之一心少有所歉則視聽怵惕而舉動踴躍雖吾四肢體將不得其安矣玩此亦是申說翼註云德即意誠也潤身且虛說體胖正潤身處先言心廣者身主于心也意誠故心廣心廣故體胖勿以心體俱作身廣胖俱作潤俗解有云心廣是身潤于內體胖是身潤于外拘滯不通不可從蓋心為一身之主不可當身字看也誠意總不外慎獨以戒欺求慊而已必誠其意正與前面必慎其獨相照應惟必欲誠意所以必慎其獨也○朱子云心本是濶大的只因愧作便窄狹被他隔碍了所以體不能安舒小人間居以下形容自欺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此章雖專釋誠意却揭出心身二字正見誠意為正心修身之要而所以正心修身則有心廣體胖之

驗下二章只言不正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見于此章故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所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所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云

所謂脩身章全旨

此章釋正心修身也首二節歷言心之不正者身必不脩相承說下重正心上末節申結正心之為要也忿懣視聽等總是在常人的情狀以形容身心最關切處悲謂正心工夫專在忿懣等項上用脩身工夫專在視聽飲食上用也身心相離不得故經文言先而此曰在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憾粉值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憾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合泰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蓋以心者一身之主宰而心體至虛原不得着一物如喜怒哀懼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但能虛以持之而隨感而應則四者各中其節而此心自不失其本然之正若有此四者而不能察或心偏主于怒而有所忿憾則心為忿憾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矣心偏主于畏而有所恐懼則心為恐懼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矣心偏主于喜而有所好樂則心為好樂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矣心偏主于憂而有所憂患則心為憂患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矣心之體安能得其正乎

析講心為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心之體無不正所以正心者正其心之用取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

用不得其正也心當靜時雖在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故心不正須就用上說用處不得其正便本體亦累了蓋即用以見體可知靜存工夫自不可一息間也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而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而不失於偏倚所謂有所者事未來有所預期事既來有所偏上事既往有所留滯皆是如忿憾則物不當怒而怒或當怒而怒之過甚或事過而怒不能忘便是為私意答氣所使而不得其怒之正心之用既不得其正心之體如何得其正故曰即用以見體也恐懼以臨事時言憂患以未事時言朱子謂心繫于物被他為主于內則心便為所動有所正是此意既是有有所則非天理之正而為人欲矣欲之動情之勝也而此心之用安能得其正聖人之心隨事應物此心原不曾有此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于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憾因人有罪而撻之繞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

是有問忿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為憂懼自外來不田自家
日便是自外來須要我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
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于匡文王囚于羑里死生在
前聖人原不動心處之恬然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
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合參心既累于喜怒哀懼而有不正則亦外馳于喜怒哀懼
而不在虛靈之舍矣心為一身之主心既不在則無以檢其
身故目雖視而視無所主則不見其色耳雖聽而聽無所主
則不聞其聲口雖食而食無所主則不知其何味夫心不
在而視聽食之粗而易見者尚不能檢况出入起居應事接
物之際豈能得其理耶心不正者身必不脩其害如此
析講上節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此視不見三句言身不脩
也心不在句承上節說下言心馳于念慮等而內境虛明之
地不能以自存也木全雙峰饒氏分上節為有心之病此節
為無心之病兩節入覺不貫不可從心為身之主宰親雖以

目而所以視而見者則心也心有存則視無所主安能有
所見乎下二句做此視聽食且就粗而易見者言之推之則
一身之舉動無一不得其理者矣身如何得脩○吳氏季子曰
攫金不見市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臥心不在古樂
也當食而失匕箸心不在匕箸也証佐極明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參大全可見心者所以主乎身而不能正心必不可以修身
經文所云脩身在先正其心者此之謂也而正之云何亦曰
于喜怒哀懼養之于未發持之于已發而身之既脩家國天
下皆從而理矣豈特視聽食之得其正而己哉
析講此二句雖承上文說來然亦須說得廣脩身云者如視
聽食之類有所檢制而使之各適其當然之則也正心云者
察之於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然應事接物
各得其所而一無與焉者
也此謂二字要得結意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

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章全旨

此章釋脩身齊家也首節詳身之不脩次節証身之不脩末節結上文總言好惡之偏而身不脩也家之不齊意在言外偏之為害便是家不齊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 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入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參序經文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蓋身與入相接情之所向各有當然之則常人任情而不加檢察則有所偏徇之病

如于其骨肉之間為所親愛或不復制以義理而辟焉于其卑污之人為所賤惡或不復加之寬厚而辟焉于其尊長之倫為所畏敬或過于屈抑而辟焉于其窮困之人為所哀矜或流于姑息而辟焉至于一等平常之人令人接之懶于為禮是所敖惰也或遂至驕肆而辟焉夫愛敬哀矜者好之屬也豈其中盡無惡乎賤惡敖惰者惡之屬也豈其中盡無美乎而皆一于偏辟如此故好一人則好心先主于中而其人則惡以積愛而檢惡一人則惡心先主于中而其人之美以過憎而棄若于所好之人而又能知其惡于所惡之人而又能知其美者此非脩其身而能得好惡之正者不能求之天下亦鮮其人矣

析講之猶于也或多以向字釋之太着力了于所親愛而偏若愛而弗勞是也于所遠惡而偏若憎人不知其善是也于所畏敬而偏若忠而弗誨是也于所哀矜而偏若憫罪人而失大奸是也于所敖惰而偏若慢人不知其可敬處是也此五者不是就家言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有其中玩或問親愛以親且舊言賤惡以惡言畏敬以位與德言哀矜以窮言正是此意親愛等勿析看敖惰處亦不必捲上文但

或問說亦要知得教情者于禮上簡客懶慢泛然視之之意此非凶德之教亦人情所有但過其則而陷于偏便不是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好之人言賤惡教情指所惡之人言偏于好則不知其人之惡偏于惡則不知其人之美上下文相照應如此○好而知其惡此惡字是美中之惡如人有九分美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惡下句亦然折衷云意誠後已是有善無惡田地喜怒哀懼尚有不得其正者蓋有所只是心有所係累不能虛以應物其不正處亦是發之不當耳要非惡也正心後便能虛心應物喜怒哀懼都得了如何又有親愛等偏處益此等乃是所當施者但施之過其則耳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正是此意或問云親愛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若但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脩則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于偏也且心既正則身宜無不脩今乃猶有所偏何哉朱子曰不然以為身與事接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上章所謂心正而後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而身不待檢而自脩也

○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錢氏曰上章四個有所字此章五個碎事其寔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五者却施于人即處家之道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參淺說人情之偏如此故諺有之曰知子莫若父然今情溺愛則不明有其子不肖而莫知其惡者知苗莫若農然今情貪得則無厭有其苗已盛而莫知其碩者由是言推之可見人之情蔽于愛則如父之于子者多矣昏于利則如農之于苗者多矣偏之為害一至此哉

和講此節是申明上文之意與上文緊相承說蓋諺之所云正謂常人之情好惡易偏也此二者雖甚言好惡偏處其偏亦與上文偏一般穀之始生曰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時文皆用于倉萬箱等語非是二句不必分知惡知美只照註渾講為妙蓋莫知苗碩非惡而不知其美也註中偏之為害害字只就偏處說不必說害子與害苗此所謂身不脩也家不

齊意在言外。饒雙峰謂上節言身之不修，此節言家之不齊，不必泥細玩兩註。前章心不在焉，註云身無不修也。是正說。因下此謂修身云云，是正結也。此節註云家之所以不齊也，是反說。因下此謂身不修云云，是反結也。蓋預將兩末節結意連上，註說故兩末節下皆不復註一字，可見。○死所以二字，是說他偏處而家之所以不齊，寔由於此。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令參即人情好惡之偏及該語觀之，此謂身不修也。則凡偏好偏惡之所及于尊卑長幼之間，必不能處之得其分，故不必問家之齊否若何，而吾身自不可以齊其家矣。經文所以謂欲齊其家必先修身也。

析講此謂身不修一句反結之詞，見欲齊其家者當公好惡以修其身也。齊家亦不專在好惡上，如下章孝弟慈以教家尚有許多工夫在。但好惡之加于人尤情所不能無者，故專舉以言之。我偏于好則家之未純于善者不加勉矣。我偏于惡則家之未純于惡者亦自棄矣。所謂齊者正，要家人為善去惡，截然整齊不修何能齊得。○問修身如何專指待人而

高朱子曰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章全旨

此章釋齊家治國也。通章重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孝者合下節言教國之理，不外教家而理不假於強為，是推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原。一家仁兩節言能教家方可教國，而機必本諸身教。是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實。章內凡說家處俱要本修身來說。身處則齊家根說，蓋孝弟慈及仁讓字帥字俱屬君子身上說，可見家為國之本而修身尤為教家及國之本也。前五節詳齊治之事而通結之後四節味齊治之事而申結之。吳氏曰傳只言治國先齊其家章句並修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為修其身行之家則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四書上解 卷之二十一 大學 十四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 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參陳氏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義何如蓋以家者國之本也如不能修身而觀型無本則其家之人我不可教之而能教訓一國之人使之感化決無此事是故治國之君子不出修身以教家而標準所立自成其教于國而無不率從焉所以然者何也以教家與教國無二理也如孝者君子所以事親而教于家者也而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是在家事親之理即國之臣民所以事太君之理也弟者君子所以事兄而教于家者也而國之有長猶家之有兄是在家事兄之理即國之甲賤所以事官長之理也慈者君子所以撫幼而教于家者也而國之有衆猶家之有幼是在家慈幼之理即國之官司所以使百姓之理也立教于國之本只在于

家之孝弟慈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歟

析講成教于國以上推教國本于教家以下原家國一理也
要知此節不是正言齊家以治國乃是究治國之所以本于齊家仁讓節方正言齊家以治國耳教人人字指國人言家不可教非是家不可教乃我不能修身以教之也即家可教則能教國人意及言以決之耳故下承言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不出即不外之意或云身不出家義似淺言不外所以教家者侵下文意亦非當云君子只在修身教家內而教自成于國也成教謂成个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便是成未說到民從教上恐礙下與仁讓意成教于國且勿說出家國一理意至孝者三句方說出孝弟慈以家中之事言事君事長使衆以國中之事言總在君子身上說舉事君事長使衆與孝弟慈並論者只要發出家國一理意非即指此為君子之教于國者也亦未說到國人感化處更知成教于國尚有許多命令政教此只是探本之論三所以字要味不是推孝弟慈去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我能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便已在內不待外求故朱子云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于國即此意

也蓋在家有親在國有君而臣子之事君事親其用情固不外乎愛敬之至以此事親則為孝以此事君則為忠其定一理也故曰孝者所以事君非移孝作忠意也弟與慈做此○事君當兼臣民事長如百姓事官長小臣事大臣皆是亦當兼臣民使眾則專以臣言合之皆國人也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眾方從治國上說此章要見成教于國故說事君事長使眾下章要說人心同然故說與孝與弟不倍其寔一理相因立言各有所指耳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

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 去 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蔡或問然是孝弟慈豈假強為哉嘗自慈幼之端觀之康誥曰保民如保赤子夫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于至誠以求之自然皆中其欲雖間有不中亦不

至于大相遠矣按此者豈有待於學而後能哉蓋惟愛子之理得之天性故有子之時自然能愛世固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康誥言如保赤子夫使眾之道不出慈幼而慈幼之心不假強為即慈幼推之可見孝弟之心無不出于自然但能盡其孝弟慈之道則立教之本在是成教于國亦在是矣析講上言孝弟慈為立教之本此引書而釋之又明孝弟慈出于人心之自然欲人識其端而充之耳立教之本兼孝弟慈言此獨舉慈言以例孝弟也故此節只發明慈之出于自然如字全不重蓋傳者之意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也孝弟慈謂為立教之本者對教家言也蓋能孝弟慈則教家之本自我立而一家仁讓一國仁讓夫而後謂之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是成教于國其本在此也推廣云者不是以此推之事君事長使眾只是充滿其本然之量耳若說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又與上文家國一理意相悖蓋孝弟慈之理出于自然則事君事長使眾之理亦出于自然無待于推也○蔡氏曰上言孝弟慈通于教國此言孝弟慈所以通于教國不外一誠誠則心中其隱保民保子總是一誠之相喻耳仁山全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數字二者俱作教說不必說推

立教之本指孝弟慈不假強爲指未有學養而後嫁有識其端而推廣之指心誠求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合參夫家國之理既原于一致而立教之本又出于自然君子能修身以教家而教有不成于國乎誠盡孝弟慈之道以教于家使一家之人皆懼然有恩以相親而仁矣則一國之觀仁于家者莫不興起而爲仁焉盡孝弟慈之道以教于家使一家之人皆秩然有禮以相接而讓矣則一國之觀讓于家者莫不興起而爲讓焉此正所謂不出家而成教于國者也向使一人在上貪而好利戾而背理而無仁讓之德則一國之人皆效尤而作亂亦無仁讓之風矣夫一國之仁讓出于一家一國之作亂由于一人可見上以此感則下以此應其機關發動處自然感應至速并不借差有如此此所謂一言之失足以覆敗其事一人之正足以安定其國也夫一言

且能僨事况一人貪戾豈不至召一國之亂乎一人自能定國則一家仁讓豈不足成一國之治乎君子何可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萌而躬仁讓以爲定國之本也

析講上言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不出家而成教之理言此言既有以齊其家則有以治其國以不出家而成教之效言效謂寔迹也仁即孝弟慈之謂然處讓即孝弟慈之秩然處孝弟慈內俱有仁讓吳氏季子以孝慈貼仁弟貼讓不必從仁讓雖說一家要本君子修身教家上說來與仁興讓就在一家仁讓處看出要見觀感之速影響之符意方與下機字相關貪戾總是仁讓之反不必分屬孝弟慈作亂者不仁不讓之極也其機如此緊承上文內含感應至速感應不爽二意故吳氏季子云天地之間惟感應爲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之謂機此至速意也又云註中發動所由味所由二字則夫仁讓之爲仁讓不發于人而發于我貪戾之爲貪戾不動于彼而動于此此即不爽意也僨事二句引成語作証○折衷云此節主教成說作亂真專邊

專邊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如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義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怨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合參一人定國於何見之嘗觀之古聖人矣彼堯舜躬行孝弟慈之德而帥天下以仁當時之民固觀感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當時之民亦效尤而從其暴機甚捷也夫桀紂之時何嘗不令民以仁但其所好者暴而所令者仁是所令反其所好矣民豈有舍好而從令者乎民從好而不從令如是是故君子必有孝弟慈之善于已可以化一家而後可出令以導國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

于已可以正一家而後可出令以禁國人之惡此乃推治已之心以治人所謂怨也若吾身未能有善無惡而欲令人為善以去惡則是已無可推而徒以空言令人所存乎身者已不怨矣而能使人改過遷善以從其令者未之有也析講此節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歸重人主之身以見齊家治國之本通節太意民不從以上著斯民從違之機下言君子必以身治之也下段意重引堯舜桀紂不必泥是証一人定國之寔事只要說民從所好意帥非驅率亦非倡率只躬行孝弟慈便是堯舜以仁帥天下如親睦九族慎徽五典皆是此句含所令如其所好意所令反其所好此句只承桀紂邊說君子正所令不反其所好者也求人非人正應令字有諸已無諸已正應好字玩而後二字見君子只責備自己身上求人非人特後一層事耳此便是藏身之恕此處恕字指以治已之心治人言謂推道理之盡于我者而使人之必盡也重在修已上若他處所云不欲勿施及乎天下章所惡無加則是以愛已之心愛人重在及人上所藏藏字只解作存字不必深求此三句又及言以決治國必本于身之推也有諸已無諸已含教家意三人字俱指國人言尋常人若有諸

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于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宋平或問云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而後求無而後非是猶有待于勸勉程寬而後化且已適自脩而遠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勉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治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不容已者但以民不從令而從好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于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形人之短而勝之以必從也○陳新安曰有善無惡于已盡已之志也推己以及人正由忠以爲恕也○盧氏曰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事大學之道亦忠恕而已○陳氏又曰大學傳至治平章方言恕則隱然見脩身以前之賞言忠也○仁山余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爲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

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

參吳氏合而觀之○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繫焉故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析講此節要得通結上文意蓋所謂治國二節言孝弟慈之教于家者可以教于國而理不假強爲總是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一家仁二節言仁讓之行于家者言以行于國而機必本諸身總是言必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皆不出經文治國在齊其家之言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夫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空猶善也令參然是齊治之理詩嘗味之矣周南桃夭之篇云桃之葉夭夭其葉則蓁蓁然之子乘此時而于歸也豈不有以和好其一家之人乎詩美女子之被化者如此然則治國君子必

能修身，教家使一家之尊卑長幼無不和好，而后可以教國。人使亦宜其家人也。

三節析講三引詩，皆明能齊家而后國可治之意。各節末二句皆就齊治君子言上，空字足法字都在君子一身可以型家上看下教字民法字都在國人上看空猶言善也。空其家人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和于妻子皆是有專指夫婦說者。恐偏桃夫本旨原說女子諧合于家人引詩乃就君子正內言空兄者弟于兄空弟者友于弟空家人空兄弟皆是能修身以教家者故能教國人教國人教之空家人空兄弟也其為父子句以一人看言我之一身其為父慈為子孝為兄弟友為弟恭皆足以法于家人所謂其儀不忒也。此句家齊就在裏直了民法之所謂正是四國也。但言儀不忒說修身教家義未寔故又加父子兄弟足法句如有斐君子說明德義未寔故又加盛德至善句此補經之別法引詩只是味嘆上文之意。寡妻兄弟家邦次序傳旨不重。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合參再觀小雅蓼蕭之篇云來朝之諸侯其在國也能上其兄下友其弟詩美諸侯之令德如此然則治國君子必能修身教家盡友恭之道以空其一家之兄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使亦宜其兄弟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鵙鳩篇忒差也。合參再觀曹風鵙鳩之篇云其儀有常而不差忒有以正是四國之人詩美君子之常德如此然是儀也。即其著見于一家者也。治國君子必先修其身而為父盡慈為子盡孝為兄盡友為弟盡恭皆足為家人取法而后一國之民凡為父子兄弟者皆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味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泰序此三詩或言家不言國或言國不言家詞雖不同而總之皆謂欲治其國者在脩身以齊其家也詩與經文不互相發明乎
柳講此謂指三詩弗再惹孝弟慈須要得結詩意非干所論之外別有發明只是反覆味嘆使人感發玩味其旨于能齊家而后國可治之意為有得耳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平天下章全旨

此章釋治國平天下也通章大旨全重絜矩二字而絜矩只在公好惡以同民上分五段看首二節言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樂只君子以下言絜矩之道在于同好惡而峻命節言得失以結之重民心說君子先慎以下言同好惡之道在于理財而康誥節再言得失以結之主天命說秦誓以下言同好惡之要在于用人而大道節三言得失以結之雖結上四節寔因前所言得失以決其機也主君心說生財有大道以下則又言財不待聚而自足而深戒夫聚歛小人見用人理財本是一事總是推廣絜矩之義也按朱子總註言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利

利云云何以不說用人一邊可見不專利自能用君子若專利必是用小人故理財用人只是一事○能絜矩與否皆由人君心術之微故三言得失而以忠信驕泰結之君心之理欲分而絜矩之得失判然矣章末義利二字與忠信驕泰相應皆從人主心術內決天下治亂之機此傳者探本窮源之論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兩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命泰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謂何蓋家與國與天下雖有大小之殊而其道總無二試觀國人之觀化于家則

知天下本于國矣蓋天下無不同之心人心無不同之理惟在
人君之倡率何如耳如上能老吾之老而以孝教家則一國
之民亦觀感而興起于孝矣上能長吾之長而以弟教家則
一國之民亦感化而興起于弟矣上能恤吾之孤而以慈教
家則一國之民亦興起于慈而無有背戾者矣上行下效如
此此可見一國之人心即一家之人心也而天下之人心又
豈有異于國乎特以民有心而士之人不能盡其處之之道
遂無由遂其興起之善端耳是以平天下之君子察其心之
所同即吾所欲盡之心以度之而有絜矩之道不惟化之兼
有以處之使天下有是孝弟慈之願者皆得隨分自盡而無
有不均也平天下之道何以踰此

析講此節釋經文之意只是因國人之心推之而得絜矩之
道此平天下所以在治國也上老三句總是家齊而國治意
要說天下之心與國同先說國之心與家同正見得即國之
治本于家之齊者觀之便知天下之平本于國之治矣傳文
三民字指國人言章句人心所同指天下人言人心所同又
全在上行下效提于影響上看出章句補出人心所同二句
以引起末句絜矩意耳下節方正解絜矩二字之義矩所以

為方之器用夫量東量西便是絜絜矩是借用字眼我之心
是矩以我之心去度人便是絜矩度人之心不異于我而亦
使之各遂其心便是絜矩之道道字在政事上說須含同好
惡而不專利意不止如與孝與弟等徒以感化言也是以二
字緊緊接上大意云觀國人之中心興起于孝弟慈之化如此
則可見天下人之心同欲興起于孝弟慈矣使不有道以處
之則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其願而必有不均之嘆是以君
子之于天下非徒自盡其孝弟慈以化之也當必以心度心
而得其所以處之之道使天下無一夫不遂其孝弟慈之願
則可謂明明德于天下而天下平矣此絜矩以愛己之心愛
人之恕也謂我既得遂其孝弟慈亦將使人各得遂其孝弟
慈也上章所謂恕以治己之人治人之恕也謂必自盡其孝
弟慈而后責人以孝弟慈也其究一也章句上下四旁均齊
方正形容彼我之間各得分應是平字之樣平亦是矩但
必因絜矩而后得平耳○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者長長恤
孤下效謂興孝興弟不倍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
成教者章句接上章說下來○朱子曰先說上行下效到絜
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

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育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于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又云絜矩之道非外至而強為也物格知至則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于萬人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則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絜說絜矩之義何如凡工人為物必度之以矩君子處物必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假如我為人下而上之使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為我下者之心毋以所惡之事而使下我為人上而下之事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為我上者之心毋以所惡之事而事上我在人之後而前之加我者為我所惡則必以此度在我後者之心毋以所惡之事而先後我在人之前而後之加我者為我所惡則必以此度居我前者之心毋以所惡之事而從前我居人之左而右之交我者為我所惡則必以此度居我左者之心而毋以所惡之事交于左我居人之右而左之交我者為我所惡則必以此度居我右者之心而毋以所惡之事交于右夫推吾心以平上下前後左右之情而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亦猶工人制器度之以矩而上下四旁無有不方矣此之謂絜矩之道

析講此節只形容絜矩模樣非寔就天下者分上事說也所惡于上即是矩母以使下即是絜矩節節皆有个絜矩意但未足以盡矩字之義必全十二句看方見上下四旁均齊

方正處章句無禮不忠句只是借詞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入自各得其分願絜矩之道其意如此章句上下四旁四句是解絜矩正義彼同是心三句是補說平天下意絜矩本兼好惡言此舉所惡之同則所好之同見矣○胡氏曰兩節要着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于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丕間于人此之謂絜矩之道○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撥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上下前後左右作七個人來看便見己欲立而立人是兩摺說只以己對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合參夫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如此小雅南山有臺之詩云樂只之君子乃是民之父母詩之美諸侯視此夫君子也而

何以謂之父母哉蓋言君子能同民之欲而已如飽煖安樂之類民之所好也君子知民之好猶已則絜吾公好之矩而同民之好是所欲與聚而與利之政行矣如飢寒勞苦之類民之所惡也君子知民之惡猶已則絜吾公惡之矩而同民之惡是所惡弗施而除害之政行矣夫有好必遂有惡必去惟父母之于子則然今君子之于民亦如是真是心誠求之愛民如子矣民以父母親之此之謂也此能絜矩之效也析講此承上文絜矩說來言好惡能絜矩之得民之好惡所指甚廣須泛說好之惡之須體貼絜矩之道如言己之心有所好而求必得之有所惡而務決去之以民心為己心者民之所好好之亦必使之得也民之所惡惡之亦必使之去也還他空講為妙理財用人俱在下不可說破此之謂民之父母註有兩句說者所主不同○澤淵云則是愛民如子應自文此字蓋原上意以起下者至民愛之如父母句方是賻民之父母似覺明白是言得衆而得國不待言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繫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僂矣
參本全小雅節南山之詩云節然高大彼南山也維石之在山者巖巖而峻起况今赫赫然尊威之太師尹氏也民豈不具于爾是瞻仰乎詩刺尹氏不平如此夫師尹人臣耳猶係天下之望如此而况有國之君子位益尊則責益重可不兢兢戒謹于凡係民生之休戚者惕然圖之以求合乎人心哉若不知所慎而好惡徇于一己之偏所布者不平之政所行者不平之事則害貽天下怨叢一人必至身與國俱亡為天下之大僂辱矣此不能繫矩之禍也
析講此言好惡不能繫矩之失與上節相反民具爾瞻言望重則責重有國者挨開就有天下者言不可不慎有望益重則責益深意慎字所該意廣且慢說好惡字出恐得下先慎于德意也然下文即繼以辟字則好惡字亦甚緊語勢自當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正謂好惡不可僻也僻則為天下僂

矣辟字反上好民好惡民惡意天下僂反上為民父母意此言失國而失衆已在其中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令參夫好惡同民如彼好惡辟如此得失之機何遠也大雅文王之詩云殷之先王未喪師也為天下君而克配上帝及紂之身而殷師已喪我周茲以此為監而自省焉天之天命甚不易保也詩之戒王如此蓋言殷之先主能得衆心則峻命可保得國而克配上帝也此非所謂能繫矩以公好惡而為民之父母者乎及殷之後王既失衆心則峻命難保失國而不克配上帝也此非所謂不能繫矩以偏好惡而為天下僂者乎得失彰彰如是乎天下者可不以此為監而謹其好

惡以盡絜矩之道哉

析講此總上二節而結其意也未喪師者未失人心也言殷之先王未喪師而克配上帝則今日已喪師而不克配上帝意已在內故遂言天命不易保而後人當以殷為監也此是殷亡後周公戒成王而作道得衆二句據章句或問看是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然玩本文道字是釋詩本文而因以結上兩節意或問不可泥看○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為民父母也喪師則不克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為天下僂也分配甚明章句存此心云者存此監得失之心也說者俱欠明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參吳氏是故絜矩君子知有國者得失所關不可以不慎也先慎乎德而致謹于好惡之原以端絜矩之本焉慎德則有

德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莫不尊親此有人矣有德以有人則人之所歸莫非王此有土矣有德以有人有土則任土作貢而所出不窮此有財矣有德以有人有土而有財則因又為出而所需不匱此有用矣夫以慎德為先而聽財用之自致此所謂財貨能絜矩之得也

析講承上文言有國者固不可不慎而慎之所當先者則在于德此德即明德其工夫不過格致以啓其端誠正以致其寔而修吾之身焉耳有國所當慎者不外絜矩此慎德高絜矩一層蓋絜矩王道也王道必本于天德故先謹德以立其本耳慎德則理明而可以通天下之志心公而有以同衆人之欲故能絜矩以公好惡而得人心也先字據本節上下評意似對下人土財用而言按本章洽天下由于絜矩絜矩由于公好惡而德也者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是先字對上好惡而言不對下人土財用而言且上節不可不慎內已含慎德意是故又承上文還依常說為是有德二字內有絜矩同好惡意四此字俱有即此便有不待外求意亦有惟此方有不容強致意蓋人土財用原是平天下者所看必到此始為真有耳有德四句內俱不可離德字又只重有德則有財用

上有人有土特相因而言之耳○朱子曰為國繫矩之大者尤在于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陳新安曰此章言財用始于此○許東陽曰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修德為本繫矩而取民有制耳○彙解云德即明德慎之者全要戒嗜慾嚴非幾不為利欲污染也如此說方切財用邊且與下外本內末相對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合參夫一慎德而个土財用相因而致如此可見德為衆務之所從出則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在所當重者也財為有德之所自致則財者治國平天下之末也在所當輕者也析講此本上文以起下節意本末務開看不可說德為財本財為德末只是說德為平天下之本財為平天下之末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繫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

爭奪矣

合參德為本則宜內財為末則宜外苟以德為外而不知謹之以財為內而必欲專之將見在下之民見君上之橫征暴斂如此亦皆效尤人人以爭鬪為心劫奪為務是在上之人有以道之也

析講此合下三節皆言財貨不能繫矩之失○蔡氏曰此後民散悖出皆就爭民施奪上節節推出故兩是故字緊承○爭民施奪言民之爭奪皆上教得他如此也○爭奪二字畧有淺深爭而不已必奪也此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外本內末與慎德反看爭民施奪包民散悖出而言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參序是故外本內末財聚于上則民皆相爭相奪而離散矣若損上益下財散于下則民皆相親相愛歸心于上而民聚矣此必然之勢也

析講意重上句下句只是反看外本內末財始聚爭民施奪

民始散，畧有先後，財散不必散，財于民只是不聚財于上，便是民聚亦只是民自不離散，故耳。○許東陽曰：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于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于民有制之利。○翼註：此節言外本內末者，之不能有其民也，與有人有土反看。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參陳氏：夫財聚，固民散，至于民散而財亦不得終聚，是故言悖而出，以惡聲加人者，人必以惡聲應之，亦悖而入。未有君施逆令而民無逆詞者也。言且如此，况貨財乎？貨悖而入，以非道取人者，人必以非道奪之，亦悖而出。未有上貪于利而下不侵叛者也。此貨財不能絜矩之失也。析講以上三節，意貫兩是，故各承上文，言外本內末而爭民施奪，則始焉財聚，民散，究竟民之散者，財亦不終聚，而必悖出矣。此總是貨財不能絜矩之失也。言貨似不必泥人君常說多照，或問鄭氏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詞，上貪于利，則民

多侵叛，亦可從。言一邊輕是起下，意悖字非理非道之意，上爭民施奪，指民之自相爭奪，言此悖出方指以民奪君言。○吳氏季子曰：日言之悖，出悖入，如桀自言如日在天，而其民謂時日曷喪是也。貨之悖，出悖入，如秦人頭會箕歛，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翼註：此言外本內末者，之并不能有其財也。與有財有用反看。○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朱子曰：畢竟人為這小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小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小。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合參觀于慎德者，如彼內末者，如此可見理財之得失，關乎人心之向背也。而天命之去留，因之矣。康誥有曰：惟上天之命不于汝，乎為常。武王之誥，康叔如此，此何道哉？道為君者所行，誠善則天命歸而得之，若一不善則天命去而失之矣。故謹德而能絜矩者，善也。而有人有土，則天命之得可知。內禾而不能絜矩者，不善也。民散悖出，則天命之失可知。一得

一失惟其所召信乎天命之丕于常也所謂峻命不易者于此益信而有天下者當慎德以盡絜矩之道而不當外本內末矣

析講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薛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德為本則善善則得眾得國矣以財為本則不善不善則失眾失國矣○據道字亦自為釋書之詞但主意結束則在慎德專利耳兩之字指命字兩則字正見得不常有倏忽轉移之意註中因上文引文王之意而申言之所謂申言者不是以此之詞申彼之旨只是反覆重言耳傳者引文王詩欲有天下者以得失存心而絜矩也今引康誥而重以得失為言亦前引詩意也言之又言則所以叮嚀反覆于天下者當絜矩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合參然是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吾有待于晉楚之書焉昔趙

簡子以白珩問楚王孫圍圍對曰我楚國不以金玉為寶惟以忠良之善人為寶夫賢本也金玉末也輕財重賢是亦知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也

楚書一節林講此二節結上理財秦善節起下用人楚王孫圍對趙簡子鞅白珩之問有楚國二語其意以白珩為先王之玩故曰無以為寶此且就章句不寶金玉言善人若觀射父作詞訓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楚君為口寔若在史倚相獻善政于楚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是已舅犯教重耳辭秦穆公來弗之使有亡人二語無以為寶指以得國為利言仁親指居喪哀痛慘怛盡愛親之道言一是輕財重賢一是輕國重親皆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翼註不返國便是仁親若返國則是幸父之死而因為利此心便忍而不仁矣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申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合參昔秦穆公以得國勸晉文公舅犯教文公對使者曰我亡人重耳無以得國為寶惟以哀痛慘怛盡愛親之道為寶

夫仁親本也得國末也輕國重親是亦知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也然則有天下者其可外本內末而不知黎矩之道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是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反媚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令叅夫黎矩之道豈獨理財為然至于用人尤所當急者秦穆公誓告群臣曰若有一个臣自其外貌觀之斷斷兮誠一

若無他技能者然乃其心則休休焉淡然無欲亦粹然至善寬宏廣大其如有容焉見人之有技為出眾之才者則若己

有之必欲盡其長見人有俊美通明之德者則其心好之之篤不啻如其口之所稱揚是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而信乎其能容矣以若人而為大臣必能汲引善類使布列在位用能保我之子孫使常守爵土保我之黎民使常享太平夫保我子孫則宗社安保我黎民則邦本固尚亦有利于人國哉若小人者無斷斷之誠無休休之量見人之有技也則恐其形已而媚嫉以憎惡之使無所容見人之彥聖也則恐其同升而拂戾以沮抑之使不得通是寔不能容天下之有才

有德者矣倘若人而為大臣將見傷絕善類引用匪人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夫不保子孫則宗社危不保黎民則邦本覆亦曰危殆人國哉夫容賢者之利國如彼妨賢者之病國如此此人主在擇一相也秦誓之言可鑒矣

析講此節只舉可好可惡之人有此二等下三節方說人君好之惡之也一个臣虛說論位不論德包下容賢妨賢兩種人非獨立無党之謂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無他技正形容其斷斷只是知識不用聰明盡黜而無技能之外著意不可說有德無才蓋有才而不自用正見其誠一之至也誠一不可說在心內只就外貌上言其朴寔休休有容則表其心

也休休有容，一氣說，蓋如有容，正形容他心之休休如此也。如有容，不作如物之有容，只是心有容，蓋休休之心難以名言，故不徒曰有容，而曰如有容，耳有技至容之，正休休有容之，寔有技，屬才彥聖，屬德彥聖，猶言像傑乃連類字，聖言明通，只指一節言，與智仁聖義中和之聖同，非大而化之之聖也。若已有之，是不以才不自己出為嫌，而必盡其用，也不啻若自其口出，極言好之深，見口之揄揚有限，而心之美慕無窮也。待之有不同者，亦謂其賢有大小耳，寔能容之，兼容才德，說與如有容，句相應。子孫黎民對說子孫為國統，所闡黎民為國本，所願保子孫黎民，總歸重大臣能利國，上以能，猶言用能，勿泥入君用之看。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為屏，古字通用。

迸猶逐也，言有此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命參由秦晉之言，觀之可見容賢利國人之可好者也，妨賢

病國人之可惡者也，但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好惡易偏，而難正。唯仁人至公無私，知此媚嫉之人為害不淺，必深惡而痛絕之，加以放流之刑，不使在朝廷，且迸諸四夷之遠，不與同中國，以為善人之害，夫媚嫉之人既在所惡，則有容之人必在所好矣。此正所謂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也。此則仁人極好惡之公，而能絜矩者也。

析講仁人主君天下者，言媚嫉之人雖未能到至公無私者，亦或知惡之，但必放流之，而放流之也，又必迸諸四夷，使不為善人之害，方為至公無私之人。方為能惡人也。放者置之，于此使不得他去也。流者遣之，使去如水之流而不返也。但亦連類字，看此謂唯仁三句，引成語以証上文，章句至公無私，句不必到此方說出。唯仁人內便當入矣。有泥絕小人，所以安君子，故並說，不能愛人，非傳者本真。○陳紫峰過下云：即此惡人之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甚安妥。○吳氏季子曰：仁人之心本無適莫，眾之所惡已亦從而惡之，絜矩而已矣。何者？絜矩則知眾心與己心同，眾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士已獨何為不惡之，屏除放流，所以與眾屏棄，而共有一毫之私意也。唯仁者能絜矩，故唯仁者為能愛人，惡人。○雙峰

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除四凶與十一
六相是也○能好能惡兩能字有公以生明剛以生斷二意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過也

遠去聲○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急
未詳孰是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盡
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參序然天下豈皆仁人哉又有見容賢利國之賢人明知其
可好也而不能舉用之即舉而遲疑延緩不能早先用之則
是以悠悠之心待天下之賢人也非命而何見嫉賢病國之
不善明知其可惡也而不能退黜之即退而優柔容隱不能
進諸遠方則是以姑息之心待天下之不善也非過而何若
此者雖知善善而不能用雖知惡惡而不能去此君子而未
仁由入于公私之間而不能絜矩者也

析講賢即容賢之臣不善即妨賢之臣兩段各緊緊說歸重
到不能先不能遠上兩見字謂明知其當用當棄也命謂輕
忽苟且而慢於事過謂此等人乃將就處乏便是失刑矣○

許東陽曰絜矩則薦賢當速退不肯當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箇古穴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于干

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
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合參不先不遠猶能知所好惡至若偏徇已見不順人情
媚嫉之人人所公惡也而反好之于有容之人人所公好也
而反惡之是謂拂人好善惡惡之心拂人之性則必失人之
心失人之心小而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菑必逮夫身矣
此不仁之甚好惡極其私而大不能絜矩者也

析講所惡即媚嫉者所好即容賢者○盧玉溪曰人性本有
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
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
甚而何○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學于此提出
仁之一字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
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以仁結之○註申言好惡云云
蓋以上文所引南山二詩是大槩說好惡所該者廣此則專

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關于國之興喪若用人一事其關係為尤大自古國家莫不以得人而興失人而亡是為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存疑謂前所言好惡公私猶未至其極至此乃申言其極不必從又按朱子因上文言好惡此處又言好惡故為之連絡如此其寔慎德一段亦未始無好惡公私之意學者宜意解之可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命參然人之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能繫矩與不能繫矩耳而繫矩之所以有能者不能者以其存心有不同耳是故繫矩之道操約及廣所以同民好惡理財用人而平天下者皆由乎此乃天下之大道也平天下之君子居此位則有此道豈待外求哉惟求之于心而已必忠以盡己而

不欺信以循物而無違則一心之中渾然天理于所好所惡自能以已度人而無不當繫矩之大道以得矣大道得則得衆得國而得天命者此也昔或驕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侈肆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障塞于好惡所在不惟不能同人而且至拂人繫矩之大道以失矣大道失則失衆失國而失天命者此也夫大道之得失天理之存亡也而其機決于心之公私如此乎天下者可不格致誠正勉于忠信以求盡其所為繫矩者哉

析講此節總承南山有臺詩以卜好惡理財用人能繫矩與不能繫矩者之得失而決其機于吾心也有單項用人說者不可從看來所引文王康誥之意總不外能繫矩與不能繫矩然繫矩之所以有能者不能者只是存心不同耳忠信驕泰之異是也君子以位言非已能繫矩之人也為世有驕泰一邊在居治人之位則有治人之道有字亦不虛大道即繫矩之道合上文照看則以此理財以此用人而好以天下惡以天下者皆是謂之大者操約及廣天下所由以平也本重治人一邊註帶修己言者治人本于脩己也忠信一字宜合看分言之則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合言之

則曰盡已之心而不違乎物猶言盡吾好善惡惡之心而于物當好當惡之理無所違是也然總之則皆為修己之事也若大道則繫矩之謂以已治人之事也大道恕也無思做恕不出先有盡已循物之心然後能行推己度物之政故大道必以忠信而得也驕者矜高矜自張大也高自高也泰者侈肆侈自放也肆自縱也務高大者必有誠心與發已自盡正相反放肆則不循物理與循物無違正相反如是則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不得與人同好惡矣大道何由而得大道得則得衆得國得天命不外是矣大道失則失衆失國失天命不外是矣然則有天下者可不求之吾心以立繫矩之本哉章句語三言得失而語益以得衆得國言天下之得失係于民心善則得不善則失言民心之得失係于繫矩此節見繫矩之得失係于吾心從民心說到己身從己身說到吾心故曰加切章句又云天理存亡之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理存亡之機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機也能繫矩與不能繫矩者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二者天理存亡之機也○蔡氏曰忠信即誠意乃繫矩之體繫矩則忠信之用裏面忠信外面自然盡得許多繫矩的道理

生財有六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

恆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佞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參大全大道之所在有天下者每每不能得之而反失之者何也則以財利中乎其心而言利之後得乘此以投其隙也不知財雖切于國用然不貴其能聚而貴其能生若要以生財自有正大公平之道而不同于培克之小術焉財以生而裕也必驅天下之民而歸之農使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財以食而耗也必簡天下之賢而授之祿使朝無佞位則食者寡矣財之成由于為也則必凡有興作不違農時而為之疾焉財之竭由于用也則必量入為出國費有經而用之舒焉夫生衆為疾以開財之源而其入無窮食寡用舒以節財之流而其出有限自然浩浩如源泉而國家之財用永無不足之

憂矣大道生財如此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哉
析講全章大義至上節亦已盡矣但前所言有土有財之意
總是說不可以財爲內然用財亦國家之所急而不可缺者
只教人不聚財却無个生財之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財一
條而要其所以生財則自有个大道不必外本內末而後財
可聚也自此至終一意慎德一段言人君不當專利之意多
此一段言人君不必專利之意多東陽許氏曰第四節言生
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洵饒曰生財
有大道此大道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仁山金氏
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
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
財之大法也○大道對聚斂小術言生財生字包下生食爲
用四意生聚爲疾所以開其源食寡用舒所以節其流四之
字俱以財言財足主國家說本民來如云下常給而上常餘
百姓足而君亦足是也曰恆足見國有大事將取之而不匱
歲或大稔亦可恃以無恐也兼豐凶常變言足字與生字相
應惟能生而後能足也○彙解云平天下者均九職謹官廉
愛民力崇節儉皆是聚斂之大道不專爲生財設而生財自

在其中故曰生財有大道不是於天下之外別有_个生財
之大道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衆本全然是大道也惟仁者爲能得之蓋仁者以愛民爲心
而知生財之道不私其有而人自歸之故財散民聚而安富
尊榮是以財發身也若不仁者無心愛民而不知生財之道
只務聚財不管身之危亡故憚人院出而損身賈禍是以身
發財也
析講上言生財有大道此則承言惟仁者能盡此道而不仁
者則不能也不可以上爲生財此爲散財仁不仁俱就心言
此節亦要見貨財能聚斂與不能聚斂之得失○仁者不是
特地散財買人歸已有大道以生財而不爲聚斂便是散了
發字全在得民上民
共戴之則尊榮矣

未_有上好仁而_下不好義者也_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命參夫以財發身仁者固有其民矣然亦未始不有其財也試以感應必然之理言之蓋君之愛民仁也民之忠上義也上不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有矣若上能崇本節用不妄取民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必感激愛戴各抒忠悃以報其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既好義則忠君之事保君之財者正義之所在也將見以專則易使之分明而予來之念切未有不好義而于君上之事不踴躍趨赴以圖其有終者也以財則民供給于下而君安享于上未有府庫之財尚非君之財而有悖出之患者也下之好義如此莫非上之好仁倡之也有天下者可不務仁而徒專利哉

析講或問云此以財發身之效效謂寔迹也各未有字要見必然之意上下以君民言好仁只是惻怛慈愛不聚斂以傷民是已好義就民心寬說如感恩思報懷德效忠而竭其尊君親上之誠是已下文二者俱從好義來事必有終就在公

之務畢力以圖其成說如從役犯難皆是財無悖出要得或問焉君者安富尊榮而財可常保意不專泥貢賦說此節大意要歸重末句見得仁者散財得民而卒未嘗無財如此為君者何必外本內末以聚財哉○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朱子曰只是一个小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蒙引其事其財兩其字皆指在上者○終事不重但引起守財耳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自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卜釋獻子之言也

泰淺說此不專利之旨孟獻子亦言之矣曰士初試為大夫

君賜之車而駕四馬者曰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而復察乎雞豚以取小利而失大體真鄙而不可為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少畜牛羊以謀孳息之利其貪孰甚焉不可為也雖然害未及民也至于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乘伐冰者可比而畜一聚斂之臣則剝民奉上靡所不至矣奚可乎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臣有盜臣不過竊已之財而不至戕民之命其為害輕也獻子之言如此豈專為有家之道當然哉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其利于已而以利為利而當公其利于民以義為利也析講饒氏曰此段大意重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士初試為大夫君賜之車而得駕四馬者曰馬乘畜家畜之也伐斬也伐冰有國之事卿大夫家喪用冰以寒尸祭用冰以防品物失味變色咸取之于公家故亦得以高伐冰百乘之家是諸侯之卿大夫註采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可以出百乘此三等入皆食祿于君而享民之奉者其享于民者愈厚則其所取于民者當愈謹不畜雞豚牛羊不與民爭孳息之利也不畜聚斂之臣不措克下民之利也與其二句非取盜臣乃甚言聚斂臣之不可畜也未下句取

獻子之言揆開說如察之畜之之類皆利也不察不畜之類皆義也不以利利字是財利之利為利利字是便利之利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只是義之不可即非利而不為之義之所安即為利而為之非是計到為利之害處與為義之利處故不為彼而為此也獻子常師子思明義利之分故激持弊而為言亦知繁矩之道者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室且至雖有善且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命參夫為國固不可以利為利况以利為利又必有其害乎彼為國家君長而務外本內未以聚財者必小人希寵于進以富國之說導之也彼人君不察而反為善之以為有利于

國家因任之以重任，而聽其所為，不知小人而使之為國家，則必以聚斂為長策，以榨克為良謀，奪民之財以奉君之欲，將使民窮財盡，怨嗚呼號，下失人心，上乖天怒，天灾人害紛然並至，此時雖有善人君子起而救之，將勢重而不可反，禍極而不可解，亦將如之何哉！夫以利為利之害如此，此所謂有國者不可以利為利，而當以義為利也。誠能退小人，進君子，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惡，則絜矩之道得而孝弟慈之分，願各得矣。然其本曰慎德，曰忠信，則又誠意正心以明明德之功也。平天下者，可不知所務乎？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

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985